

(編者按)編好前頭的懷念之作，突然收到江西宜春市耶穌堂王良璧傳道傳真來「清清回來了」大作。

清清是滌然的乳名。宜春市是滌然的父親歐陽牧師早年事奉主的地方。王良璧與滌然自幼就在一起長大，離別六十三年了，去年滌然到那邊探訪、講道，他們再一次喜相逢，他們歡呼著「清清回來了」，他們滿懷希望「你會再來看望我們的」。誰知清清已經先回家，要等到天上方能再相逢。當我想到「天上……人間，人間……天上」，我雖然不認識他們，但我的心卻陪著他們難過……還好我們有永生的希望，有日，我們將永遠住在一起。

## 清清回來了

◎王良璧

金秋十月，天亮氣爽，雲淡風輕，這是收穫的時節了，實在好得無比。此時此刻，我們迎回了久別的清清大姐。所謂久別，是指在世間我們離別了六十三年。

二零零二年初，南昌張姐妹來電，說檀香山的歐陽仁女士會回江西，參加葆靈女中百年校慶，並返故里探親訪友，問你同意她講道嗎？同意同意！我不假思索就回答了。枕邊一本《我的母親——菊秀》乃主的慈繩愛索，早把我們聯成一體了。歐陽牧師的二女兒清清要回家來看我們的消息不脛而走，我們熱切盼望這一天的到來。

10月16日得知她們已從南昌出發赴宜春，從中午起，我和小易在教堂足足等了一個下午，傍晚喜相逢時，方知他們經過新余教會作了短暫逗留，耽誤了三個多小時。

滌然滿頭銀絲，一件耀眼的紅衫，讓我驚嘆不已。隨行的一位年輕人，眼鏡片後面，一雙機靈的眼睛，儒雅有禮，經自我介紹，方知

是香港宣道出版社許朝英社長，這位「書僮」還自稱年已過半百呢！行李雖簡，他還拐著一隻沉重的書箱，書是送給弟兄姊妹的。一路上他親切照顧老人的生活起居，還拐著一隻重箱子，雖累卻樂在其中。

翌日上午八時，滌然健步登上講台，禱告，靜默，「我是清清回來了！」聲音沉重，哽咽，會眾情緒凝固，鴉雀無聲，內心熱浪翻騰，激越迸發出一陣掌聲，淚眼迷濛……大廳早已坐不下了，走廊裡，堂門外人頭攢動，秩序井然。

上午講的詩篇，下午講的哥林多前書，她把主的恩惠慈愛講透了，如數家珍，娓娓道來，兒媳婦是「德國種」，自己到美國後共生有兩男兩女，一口氣，幽默風趣，別開生面，我們沐浴在神的恩典中。

禮拜散後，她獨自往老屋走去，她頗有興致地向許社長介紹「牧師樓」，「百葉窗」，並在古井旁，扶梯邊，久久不願離去。百年滄桑，鴻飛夢繞，善解人意的許社長適時地搶拍下了這些鏡頭。

梧桐樹在什麼地方了？她問我，我指給她

看那已經建別的平房。「原先的敬老院在那兒呢？」「現已被別的廠家佔用了。」

盡在不言中，心中波瀾翻湧。

古賓館的樓上她喃喃低吟：「少小離家老大回」。餐桌上她誇讚地道家鄉菜，一盤臘肉，一盤筍乾，還有辣椒。

她在理那一縷雜亂的情絲？

一九八四年，她曾回過宜春一次，那時她只能站在門外窺看，因為教堂內住著八戶人家。她如今站在講壇上，面對著擠得滿滿的人群，滔滔不絕地傾吐出活水的江河，見證上帝豐富豐富的恩惠慈愛，見證上帝的永恆，使我們深信上帝的應許是不會落空的。

我們交談不多，因我發覺她顯得疲態，但臉上一直掛著微笑。

她返美後給我來過信和電話。直至二零零三年初她給我來電話：「癌症又回來了，請弟兄姊妹代禱。」往後的信都由她的乾女兒黃桂鳳姐妹代筆，她親自簽名「清清」。神佑我們得人如得魚一樣，福音的種子正在開花，結果。如今我們正在興建教堂，願榮耀歸於父神。

莫道桑榆晚，如霞猶滿天。榮耀的彩虹掛在天邊，那樣的絢麗，燦爛，「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，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」(詩九十二：14)

故鄉杜鵑花盛開的時節，漫山紅遍，映山紅呀迷戀著紅土地，您會來看望我們的。

「白髮是榮耀的冠冕，在公義的道上必能得著」。

清清大姐，您好！